

## 玉米地里的童年回忆

李占奇(任城)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秋风,裹着平原大地的凉意,吹得玉米叶子沙沙作响。我迈着紧蹙的脚步跟在娘身后,视线不离娘的背影,踩着她刚踏过的土坷垃,手里攥着小半块红薯干——那是娘天没亮就起床蒸的,也是我们掰玉米时的干粮。

天刚蒙蒙亮,厨房的火就烧起来了。炊烟混着晨雾,是娘无声的誓言,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数着过的。掰玉米的日子十分难熬,娘喊我起床时,我揉着惺忪的睡眼,迷迷糊糊地跟着她下地。玉米地像一片绿色的海洋,风刮过时叶子便发出“哗啦啦”的响声。高处望去,娘的身影在玉米深处晃动,她在前头挥汗如雨地掰着玉米,我跟在后面,小小的身子拖拽着比自己还高的背筐,弯腰捡拾掉落的玉米穗。

“大小(我的乳名),数数捡了多少了?”娘的声音从前方传来,我带着稚气认真数着:“一、二、三……七穗了,娘!”娘回头,汗水淌过她沾着玉米须的脸颊,挤出一点笑说:“俺大小真中用!”那笑容里,是生活的千斤重担压出的褶子,也是不肯倒下的坚韧。她总说地里凉快,可每次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时,粗布衫都能拧出水。母亲的蓝布褂子被汗水浸得发暗,袖口卷到胳膊肘,小臂上满是被玉米叶划出的红痕。

她教我掰玉米的巧劲:“握住玉米顶的胡须,像给小孩子摘帽子似的,向右一拧、往

下一掰!”可我总使不上力,玉米棒像长在秆上似的,急得我直咬牙。娘干活从不回头,掰下的玉米穗随手扔进竹筐里,筐绳深深勒进她的肩膀,留下两道深深的勒痕。

太阳过头顶时,我累得蹲在田埂上。娘见状才停下手中的活,用衣襟擦了擦额头的汗,从兜里摸出个用手帕包着的煮鸡蛋,笑着说:“吃了就有力气了。”我看见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转身又钻进了玉米地。

太阳西下时,地里的玉米穗已堆成了小山。回家的路上,娘背着玉米,还不忘腾出一只手牵着我,脚步渐渐慢了下来。我忽然发现,她的头发里藏着白发,在夕阳下闪着刺眼。

夜里,昏黄的灯光下,娘带着我剥玉米皮。“剥十穗,放一粒玉米粒记着。”她粗糙开裂的手指翻飞着,我虽困倦,却也努力睁大眼睛跟着学。后来我才知道,娘为了多掰两垄玉米,午饭都没吃。那些金黄的玉米,一部分换了一家人的生活费,一部分成了来年开春的种子。娘手中皱巴巴的钱,是从玉米芯里一粒一粒抠出来的希望。

如今我在城市里安了家,却总想起那片玉米地里,想起娘弯着腰的身影,她把自己种成了一棵最坚韧的玉米,扎根在岁月里。如今我早已离开老家,梦里却总飘着玉米秸秆的清香,那是娘的味道,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念想。

## 妻子六十六岁琐记

张沛星(鱼台)

我的家乡坐落于鲁西南孝贤故里——鱼台县清河镇,当地流传着“人到六十六,要吃闺女一刀肉”的习俗。在当地人眼中,六十六岁是道难以逾越的坎,旧时寿命短促,六十年为一甲子,能活到这个年纪实属不易,自然要好好庆贺。祝寿多定在腊月二十六或正月初六,儿女们为表孝心,会热热闹闹地宴请宾客,庭院里贴满祝福,爆竹声声,筵席丰盛,仪式感十足。

2026年,妻子迎来六十六岁寿辰。我与她商议祝寿事宜时,母亲的叮嘱犹在耳畔:“儿啊,咱不搞虚头巴脑的,别攀比,心里装着彼此,就比啥都强。”妻子静静倾听,眼眶微微湿润,我们心意相通,约定不铺张、不随俗,在平淡中度过这道关口。

去年国庆,我们回乡探望大哥,大侄媳妇相邀:“婶子祝寿,在鱼台跑腿的活儿我们包了;要是在青岛,我们立马开车过去!”我望着神采奕奕的妻子,对身边的侄儿们说:“你们看,你婶子耳聪目明,笑起来依旧爽朗,压根没把年龄当回事,开开心心过日

子,这就很好。”

腊月二十六日寿辰当天,远在昆明的侄儿发来红包与“如星月同辉,似地久天长”的祝福,妻子乐得合不拢嘴,我们却执意退回红包,只收下这份滚烫的心意。女儿特意割来一刀上等猪肉,读初二的外孙姜奥伦亲自下厨,做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可乐鸡翅,赢得满堂喝彩。正当妻子眉飞色舞地夸奖外孙时,不慎脚下一滑,摔坐在地。五岁半的外孙女陶乐希反应极快,立刻上前扶住姥姥的腰,自己却吓得不敢动,趴在地上急切地询问伤势,好在妻子并无大碍。

妻子一生操劳,言行举止间尽是温柔与从容,孩子们的爱,便是对她最好的回馈。没有隆重的仪式,我们却收获了最深厚的亲情。比起讲排场、盲目攀比,这样平淡的幸福更显珍贵。

如今我们精力尚可,能四处走走看看,已是最大的幸运。往后余生,每一天都是上天的馈赠,都是时光赠予的惊喜,愿我们守着这份亲情,从容自在,喜乐安康。

## 田埂边的候鸟群

楚星(嘉祥)

白鹭以长喙为银梭  
在倒影里编织新的水路  
灰鹤以锐眼为声波  
在田间探测新的疆界

村民在观鸟台摊开手掌  
白额雁以“人”字形归来  
口中呢喃着一句——  
好久不见

无人机在田野上张开羽翼  
像久违的候鸟重回故里  
绿色的甘霖唤醒蛰伏的奇迹

无数翅膀正掀动地平线  
托起春天到来后的黎明

所有振翅都是返航  
所有归来都是振兴  
所有啼鸣都是心跳的回声

## 咏海棠

王留记(金乡)

白里透红珠露盈,笑观桃李渐凋零。  
春华且待秋实俏,粉黛微施香满庭。

## 清明

布衣逍遥(兖州)

雨没下,阳光已经暖了  
柳条上挂着一串串嫩绿的芽

泥土翻了个身,虫鸣从缝里钻出来  
溪水推开薄冰,叮叮咚咚响

纸鸢拽着东风往上飘  
不是要走,是想试试云朵暖不暖  
香椿树的枝头,落着去年那只雀  
正啄食鲜嫩的芽尖

我把木椅,搬进农家院  
聊起松软的田,新翻的垄  
聊燕子归巢,园中桃花绽

欢喜不用藏进巷子里  
让它跟着溪水走  
绕过石桥,穿过麦田  
汇进那片亮晃晃的春波

清明,是回望过往  
也是朝前看  
春天已莅临,落在你我眉间